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禽海石
第五回 幾許歡娛中宵頃綠酒

我當下笑了一笑，也跟著他進了後院。只見紉芬依舊立在那榆樹陰中，倚著榆樹，將一個指頭咬在口中，低垂了粉頸，默然若有所思。我悄悄的走到他面前說道：「我的說話還沒有說完呢！」我一面說，一面又攜了他的手，把他再拉至假山之旁。紉芬舉目一觀，見四下無人，便開口說道：「我姊姊是心高氣傲的人，那裡有這般的事？方才你所說的話我只是不信。」我說：「紉妹妹，人不可以貌相，越是外面看去心高氣傲的人，越是會做這般的事。譬如現在京城裡那些當軸諸公，外面看去個個都鐵面無私，不受夤緣，不通賄賂。豈知他個個都開著後門，只要袖金入橐，什麼卑鄙齷齪的事他都幹得出來，不過瞞著眾人的耳目罷了。」不料我說到此間，猛然聽得外邊大門上有敲門的聲響，大概不是顧年伯就是我父親回來了。紉芬聽見，連忙又掙脫了我的手，三腳兩步奔回後院而去。　　紉芬去後，果然我父親就回來了。我這晚回到臥房，睡在牀上細細的想：「漱玉這一關既然被我打通，以後就半夜三更溜到他們姊妹房中去也屬無妨。但是一說我睡在這個地方，一舉一動都要被父親查問，如何半夜三更走得出去呢？」過後又想了半天，呀！有了。我這臥房的後窗本來開在後院的迴廊裡面，只為那窗子底下擱著了一個書架，所以把窗子遮掉了。我明天只推說房中黑暗，看不見寫字，教王升進來把書箱移過一邊，讓我去洋貨舖子裡買兩個橡皮圈子，將他套在那窗櫺上面橫軸的兩頭，使窗子推開時沒有響聲。我到了半夜三更，就可出入自由，儘管從這窗口裡溜到紉芬的房中，也沒有人知覺了。

當時我想出了這主意，到了第二天日裡，我就如法炮製，把書架移開，把窗櫺橫軸上的橡皮圈兒裝好。到了晚上，我依舊走進後院，一見院子裡四下無人，就走到左首靠邊那間房的窗外，仍在窗檻上擊指三聲。少時，果然漱玉又開門出來。那漱玉看見了我，把舌頭一伸道：「險啊！虧得母親適才走了出去，不然，聽見了你這彈指聲，豈不要惹出禍來嗎？」漱玉的話沒有說完，紉芬也從裡面跑到房門口頭，向我搖頭道：「險啊，險啊！今後你要進我們房裡來，你須得先把我姊妹的名字叫了兩聲，然後大大方方的踱進來，斷乎不可以在這裡彈指了。」

我被他姊妹這般一說，嚇得我毛骨悚然，覺得我方才的彈指真乃鹵莽。我便對紉芬姊妹兩人輕輕說道：「我以後晚膳後不進來，到半夜裡再進來，如何？」漱玉道：「你如何半夜裡能夠走出臥房呢？」我說：「我就從後窗口裡爬了出來。現在我已經有了方法，使後窗沒有響聲了。」漱玉道：「你的後窗雖然沒有響聲，我這裡房門卻有了響聲。你若來時，須予先立下一個暗號，我好將這門虛掩著，以便你自由進出。」我聽了這話，我深服漱玉的聰明，我更感激漱玉肯替我盡心籌劃。我便一路走進那書室，一路對著紉芬姊妹道：「自今天以後，我們就是這麼的辦法罷！你只看我臥房裡早滅了燈，就是我要來這裡的暗號，你就把房門虛掩著罷！」漱玉道：「甚好。」紉芬道：「還有一說，萬一我這邊還有他人在房間裡，這便怎麼呢？」漱玉道：「我們這裡到了晚上十二點鐘以後，房間裡面除了我們兩姊妹之外，斷然沒有他人的，你只管放心便了。」我笑著說道：「你難道沒有像我一樣的朋友麼？」漱玉聽說，斜睨了我一眼道：「我如有像你一樣的朋友，我就拼著踏濕了一雙新鞋子，拉了他手到假山腳下去談天了。」我聽了這句說話，我嚇得跳了起來，我說：「我昨晚在假山腳下的情形，定是被你看見了。」紉芬道：「他何嘗看見，他不過看見我的鞋子踏濕了，所以這般說。」我聽到這裡，我才恍然明白。此時漱玉對著我看了兩眼，似乎還有話說。忽聞得顧年伯母在外邊呼喚的聲音，於是把話頭打斷。紉芬姊妹一齊跑出中堂去，我獨自一個人跑了回來。

自從這晚之後，我便天天半夜溜到紉芬姊妹房間裡去鬼混。有時和他們談詩；有時和他們下棋；有時深夜月明，就在月下把杯對酌；有時我吃醉了，就在那紉芬又香又軟的榻上睡了一覺；有時取些古今說部所載英雄兒女言情的故事，在燈下與他們細細評論。到後來，漱玉被我拌熟了，就是他與陸伯寅相契的大略情形，也肯與我吐露一二。有時談出心事來了，不覺清淚盈盈，默無一語。只有紉芬十分面嫩，他礙著漱玉在旁，自己又是個黃花閨女，說到了差不多的話，他就羞顏答答的，不肯再說下去。

我還記得，有一晚漱玉因身子不快，繞到外房去睡了。我就在裡房挽著紉芬的手，在書案邊並肩坐下。我涎著臉對紉芬說道：「紉妹妹，我和你長久沒有接過吻了，我此時和你香個臉兒，接個吻罷！」紉芬扭轉了頭頸，朝著外面笑道：「我恐怕你要和鐵地摩一樣，日後要到公堂上賠償我三千元接吻錢呢！」原來這年上海有一家旬報上，載著美國女子佛地因為與丈夫鐵地摩成婚了十四年，忽被丈夫棄捐，遂控到公堂說：「鐵地摩與我夫婦十四年之中，其索我接吻一千二百三十回。若不使他出銀償我，我不能滌此羞！」於是美官公斷，每接吻一回賠銀兩元四角二分，令鐵地摩出銀三千元，交於佛地了案。這旬報被紉芬看見了，所以這般說。我當時便對紉芬道：「紉妹妹，我究竟索你接過幾回吻了？你若有這本事控到公堂上去，我便照鐵地摩的數目加一倍賠償你罷！」紉芬道：「你可是糊塗了。佛地與鐵地摩是什麼人？我與你是什麼人？你此時索我接吻，未免太早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無言可答，只得放了手，不敢去唐突他。到如今回想起來，當時我若略略放出些強硬手段，紉芬也斷然不至拒絕我的。我因是與紉芬兩人都能以禮制心，時常用些強制工夫，所以首尾年餘，我兩人親密的情況雖然真有如張敞所說「閨房之中更有甚於畫眉」的光景，至於溫柔鄉中趣味，卻是沒有領略過的。

我自從開了後窗，可與我那紉芬秘密往來而後，轉瞬之間，又是榴花時節。所有半夜三更彼此莫逆的情形，不但我父親全然不知，就是顧年伯夫婦也全然不知。只有紉芬的姨母，他的臥房與紉芬的臥房隔近，恐怕要走漏了消息。所恃者只有仗著孔方兄之力去巴結他，他總能替我遮瞞，不說出去。

這天是五月初三日，我到大柵欄去香粉舖子裡買了兩串香珠，兩隻香囊，順便走到荷包巷裡逛逛。只見有個人手上拿著松鼠兒兩三個，在那裡叫賣。我愛那松鼠兒怪有趣，就花了三弔票子把他買了一個，又花了兩弔票子在一所地攤上買了一根銅鏈條，一齊帶回家中。將松鼠兒養在書房，用銅鏈條拴好了，吩咐王升時常買些果子去喂喂。那香珠、香囊是預備把來送與紉芬的姨母的。到了晚間，我就把要送香珠、香囊給紉芬姨母的事告訴了紉芬，並請教紉芬：「後日端陽佳節，他家裡兩名老媽子到我面前道喜時，應該每人賞他幾吊錢？」紉芬道：「乾娘的小孩子，你給他一串香珠、一隻香囊。有了餘的可留著自用。至於兩個老媽子，卻要賞得重些，每人須得十弔八吊錢方可以買服他的心。」我點頭依著紉芬的吩咐。紉芬道：「你沒有買什麼東西給我玩玩麼？」我說：「紉妹妹，你心裡愛著玩什麼我再買來送你。今天只買了一隻松鼠兒回來。那松鼠兒見了人家袖子管就往裡鑽，見了什麼窟窿也要往裡鑽，倒是（正）經好玩的。」紉芬道：「活松鼠兒麼？」我說：「正是。」紉芬道：「現在松鼠兒在那裡？」我說：「現在把他養在書房裡。」

正說之間，漱玉也從外房走將過來，問我：「你兩人在這裡說些什麼？」我就把方才所說的話對漱玉重述了一遍。我看漱玉鬢邊簪了一枝石榴花，紅得可愛，再看紉芬也是如此，我心下一動，開口問紉芬姊妹道：「你們在京城裡住了這半年，可見過這裡花兒市的像生花麼？」漱玉道：「還是去年歲底，有人家送了幾種來，倒做得很有趣的。」我又問：「那幾種裡面可有石榴花沒有？」漱玉道：「沒有。」我說：「讓我明天去買兩枝來送你們罷！」紉芬道：「明天你還要到學堂裡去麼？」我說：「學堂裡已放了學，明天我是不去的。」紉芬聽說，並不再往下問，回身開了櫥門，取了幾隻未曾完工的香囊出來。姊妹兩人就著燈下，低了頭只管在那裡做。我隨手拈起一隻來看看，見是一個黃綢制的小佛手，實在精緻得可愛，我就開口問道：「這般好玩的東西，可要送給我一個！」紉芬道：「這是我們女孩子家的玩意兒，豈可以送給你的？」我聽他說出不肯送我，我就動手去搶。漱玉道：「休得恃蠻，我們明天做好時，你終須有份。今晚時候不早了，你回去睡罷！」此時正在芒種節後，天氣晝長夜短。我聽見紉芬這般說，舉頭對壁間自鳴鐘一看，已將近十二下鍾。我於是站起來，向紉芬姊妹告辭了一聲，回到自己臥房去睡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我依著夜間的說話，到街坊上買了幾枝像生的石榴花，預備送給紉芬姊妹兩人，又恐紉芬的姨母見了心羨，當又買了兩枝像生的蘭花，一並裝在「子裡帶將回來。走進後院，分送了紉芬姊妹和他的姨母，他們都向我稱謝了一番。